

江花

美文

A17

题鹤林神女

■宋 苏轼

上苑夭桃自作行,刘郎去后几回芳。
 厌从年少追清赏,闲时官花识旧香。
 欲赠佳人非泛洩,好纫幽佩与沉湘。
 鹤林神女无消息,为问何由返帝乡。

苏轼(1037—1101),字子瞻,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宋仁宗嘉祐二年进士,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礼部尚书。神宗时,被罗织投狱;哲宗时远贬惠州、儋州。元符三年(1100)赦还,次年病卒于常州。他曾多次来镇,并写有许多吟咏镇江的诗词。他做地方官期间,关心人民疾苦,兴除利弊,常赢得百姓的爱戴。他是北宋中叶以后的文坛领袖。文章纵横奔放,诗飘逸不群,词开豪放一派,书画亦很有名。有《东坡集》、《后集》、《续集》等。

鹤林神女,指鹤林寺的司花女神。

“上苑夭桃自作行,刘郎去后几回芳”,上苑,供帝王玩赏、打猎的游园。夭桃,出自《诗·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后以“夭桃”称艳丽的桃花。“夭桃”同时还可以比喻少女容颜美丽。《敦煌变文集·维摩诘经菩萨品》:“夭桃而乃越姮娥,艳质而休夸妲己。”刘郎,一指东汉刘晨。相传他与阮肇入天台山采药,为仙女所邀,留半年始归,时已入晋,子孙已过七代。元人以其事作《误入桃源》杂剧。一指唐代刘禹锡,他遭贬十年后回到长安,有诗写道:“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首联诗人用双关手法既写花又写人。

“厌从年少追清赏,闲时官花识旧香”,清赏,俊逸可赏。颌联诗人运用拟人、对比的手法,她讨厌被年轻人追求,而只是眷恋旧

日的伴侣。

“欲赠佳人非泛洩,好纫幽佩与沉湘”,洩,古水名。源出河南登封县阳城山,东南流至新郑县与溱水合,至西华县入颍水。《诗·郑风·溱洩》写男女春日在溱水与洩水游乐,以芍药相赠。本句反用其意。纫幽佩,缝纫幽兰成为配饰物。屈原《离骚》中有“纫秋兰以为佩”。与,赠与。沉湘,指屈原,他投湘江支流汨罗江而死。颈联又从花是寄情之物着笔,申诉他不能赠给在溱水边嬉戏游乐的佳人,而要送给品德高尚的屈原式的人物。

“鹤林神女无消息,为问何由返帝乡”,帝乡,天宫、仙乡。尾联以得不到鹤林神女的反映为憾,询问她为什么这个时候返回天上。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极具灵心慧眼的苏轼,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这首《题鹤林神女》表面上看是为鹤林寺司花女神题诗,实际诗人以花自喻抒发胸怀情志。全诗立意高超,笔法灵活,情趣悠然。

(朱秋霞)



大拙至美

■文/赵青新

汪曾祺说故事:“有一次有几个朋友在一家会餐,规定每人备料做一个菜。王世襄来了,提了一捆葱。他做了一个菜——焖葱。结果把所有的菜全压下去了。”汪曾祺是美食大家,然而他对王世襄推崇备至,评价为:“学人中真正精于烹调的,据我所知,当推北京王世襄。”

读到此节,心向往之。中华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席间各位也是见多识广,王世襄能用最简单、最常见的食材独领风骚,平淡之中更显厨神本色。

早在几千年前,孔子就曾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位孔大圣将追求食物之精美当作了生存大义,为后世子孙开了一个错误的先河。还有一个叫易牙的坊间走卒,本来是够不上资格青史留名的,但他凭借把亲生儿子烹成人肉羹进献给齐桓公这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在中国的厚黑学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同时开创了中国人为了味蕾享受追新猎奇的路子。

西方人的饮食,以牛肉、牛奶、面包为主,不少欧美国家,厨房里几乎看不见油烟。我们很难想象那些食物的滋味,但现代科学已经证明,西方的饮食方式更加健康。这一点我们虽然心知肚明,但中国人的味觉记忆太过顽固,咱老祖宗留下来的烹饪之艺,讲究的是煎炸炒煮,先起个油锅,葱姜蒜丢进锅里,噼里啪啦热闹闹,酱醋盐味精一旁等候,更讲究的,还要精雕细琢弄出许多中看不中吃的花样,色香味形俱全方称得上中华美食。

相对于形式繁缛的中餐而言,西方饮食简直不值一提,可人家的体质的确比我们好。追根溯源,关键还是在饮食习惯上,饮食习惯决定了遗传基因,再加上环境污染带来



的食品安全隐患,非典、禽流感、手足口病,一桩接着一桩,吃,还是不吃,哈姆雷特式命题摆在了我们的餐桌上。

美食应该回归原生态,最好的是做法简单又能吃出美味,同时还更易于保留食物的营养。一枚白煮蛋并不比把它做成“一行白鹭上青天”之后滋味更差。须知,产业链越长,污染越重,很多菜品简单加工甚至不加工,便能体现出食物的原味,越是刻意求新求变,离平易、纯朴、自然的饮食之道就越远。

王世襄的葱,就达到了大拙至美的境界。这一款再平常不过的焖葱,之所以令人难忘,恰恰在于它的返璞归真。它去除了冗杂、繁复、粉饰和累赘,让生活变得简单真诚。

(摘自《北京青年报》)

无情对面是山河

■文/李国文

十几年前,一个大雪天,我坐火车从东京去北海道。黄昏里,越是接近札幌,雪就下得越大,就好像我们的火车在驶向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国家不在大地上,不在我们容身的星球上,它仅仅存在于雪中。稍后,月亮升起来,照在雪地里,发出幽蓝之光。

有一对年老的夫妇,就坐在我的对面,跟我一样,也被窗外的景色震惊了。老妇人的脸紧紧地贴着车窗朝外看,看着看着,眼泪便涌了出来。良久之后,她对自己的丈夫,甚至也对我说:“这景色真是让人害羞,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多余得连话都不好意思说出来了。”

我一直记着这句话,记了十几年。它提醒我,当造化、奇境和难以想象的机缘在眼前展开之时,不要喧嚷,不要占据,要做的,是安静地注视,是沉默;不要在沉默中爆发,而要在沉默中继续沉默。多年下来,我的记忆里着实储存了不少羞于说话之时:圣彼得堡的芭蕾舞,呼伦贝尔的玫瑰花,玉门关外的海市蜃楼,它们都让我感受到言语的无用,随之而来的,是深深的羞愧。

我说的害羞,不是要强制我们蜷缩在皮囊之内,而是作为一段偈语,一声呼召,让我们去迎接启示:世界何其大,我们何其小;我们站在这里,没有死去,没有徒劳无功,即是领受了天大的恩典。

就像有一年,我去了越南,那一日黄昏之际,在河内街头,我目睹了一场法事。其时,足有上百个僧人陆续抵达,坐满了一整条长街。绿树之下,袈裟层层叠叠,夕阳映照过来,打在僧人们的脸上,打在被微风吹拂的袈裟上,就像此地不是河内,而是释迦牟尼说法的邸园精舍。随后,吟诵开始了,这清音梵唱先是微弱,再转为庄严,转为狮子吼,最后又回到了微弱。当吟诵结束的时候,一切都静止了,飞鸟也纷纷停落在屋顶,在场的人全都默不作声,就好像释迦牟尼刚刚来过,又刚刚离开,就在这短暂的聚散之间,地上的可怜之人接受了他的垂怜。

袈裟、绿树、梵唱、夕阳,还有羞愧得说不出话——此时言语是有用的吗?我们去看去听的感官,难道不应该被取消吗?应当让这奇境和狂跳的心孤立地存在,像海市蜃楼一般的存在,如此,当我回忆起来,才要一遍遍地去确认它的真实,确认我有过羞于说话之时。如果你没有忘记,那么,这些羞于说话之时,不管是寥落还是繁多,它们就是散落在生命中的纪念碑。

无情对面是山河。羞于说话的人,往往最安静,也最无情,他既然可以忍受最枯燥的安静,自然也能接受穿越众多枯燥的无情:人群的呼号、受冤时的哭诉,你们只管来,我都受得起,我都发得出声,且莫说这小小的情欲,无非是几声欢好时的叫喊。

天分四季,月有圆缺,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人这一世,越是反对什么,你就越是被反对的东西限制得深,反之亦如此。但凡物事,你越增添爱欲,它便越会成为你的救命稻草。但活在凡俗的日常里,更多时候,我们要的只是一饭一蔬,而不是救命稻草,稻草多了,造化多了,都会压垮自己。

我未能甘心。多少滔滔不绝的闲谈间隙,我还会想起札幌郊外的那场雪。《五灯会元》里记录过这么一段——僧问:“如何是古佛心?”师曰:“东海浮沓。”曰:“如何领会?”师曰:“秤锤落井。”“好吧,我既无法回到十几年前,暂且就不再将那羞于说话之时看作中心,看作行路的终点,而是看作浮沓,随缘任运,无所挂碍,随处漂流,时有时灭。说不定,到了最后,那些沉默、震惊和拜服反而会像秤锤般结实实地落入井中。

(摘自《祝你幸福》)